

在历史的天空下

——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为例

刘琼

在关于历史的词义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对过去的记录或描述，这一句的重点是过去和叙述；二是与人类进化有关的科学知识，这一句的重点是科学和规律。这两句话实际上都与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有关。曾经我们一谈到历史，就是过去。过去是历史的一个“时间”把握。但历史不仅与“时间”有关，也与时间指向下的“空间”有关。因此，我们把讲座的题目确定为“在历史的时空下面”。举个例子，司马迁写《史记》无论怎样简洁，都要有一些基本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在本纪里面，他写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顺适不失子道”这一系列描写，体现出基本要素的同时，表明了什么是禅让制度以及舜的美好品质。《史记》里有很多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会被看作中国最早的文学化的历史写作。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我们其实也发明了各种写作。但是否存在一种无需考虑历史时空的写作？现在的网络小说有一种类型叫“架空历史”，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提法是否合适，但不管怎么说，它已经约定俗成了。但从小说创作本身来说，我仍要强调在历史时空下写作。小说作为叙事性的文学题材，要有人物形象、情节描写、环境描述、人物心理描写、精神情感刻画，要反映社会生活。人物形象涉及人物存在的时间、空间；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小说必然在时空中。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叙事都无法离开一个具体的时空，因此本次主题被命名为“在历史的时空下面”，而副题则是“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为例”。

目前确实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黄金年代。任何一种艺术类型在某一个时期内能处于一个主导或重要地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存在。以第十届获奖作品《人世间》为例是因为这一作品很具代表性，大众熟悉程度较高，被改编为电视剧等各种舞台艺术作品。同时，四年前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人世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小说和历史的关联度很高，梁晓声也是一个对社会问题研究很深的作家，他的作品通常包含深刻的历史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在历史的时空下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仅是描写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概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视角——我们的写作一定是有历史自觉意识的写作。《人世间》有三卷本，卷卷有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矛盾。这三卷本以周炳生三兄妹的命运线贯穿始终，从他们的经历和人物视角入手，塑造了典型的平民形象。这也让许多评论家将该书称为一部“平民史诗”。梁晓声对平民群体热切的关注。这本书的奉献在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悲欢离合处抒写情怀与热望。小说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就是周炳昆的哥哥周炳义。长期以来，当代小说对高级干部的描述都相对扁平薄弱，但这部小说对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令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

小说对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有着相当深刻的呈现。在写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提到了几种方式。一是兵团，兵团是有工资的。周炳义就去了兵团。一种是插队，周蓉去了贵州插队。而受政策影响，周秉昆留在了城里。在对周家三兄妹的描写中又是以周炳昆为主，而周炳昆给我们留下的具体印象就是“道德上的好

人”。究其原因，一是家庭教育；二是个人性格；而个人性格的养成又与读书有关，他在书中受到了理想的生活人格教育。周家的三个孩子都热爱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后期他们的命运得以改变。周秉义从北大毕业后，在仕途上颇有建树，成为了一方主管；妹妹周蓉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走上了学者的道路；至于周炳昆，读书虽然没有直接改变他的命运，但也对他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梁晓声将每一个时代都有的七情六欲放在文革中描写，写出了文革的区别性和特殊性。比如周秉义和郝冬梅能够克服客观环境的差别，成为世界观一致的夫妻。又比如周蓉为了心中的爱情，去往贵州，这让她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家三兄妹中，周蓉比较注重个人自由；而周秉义和周秉昆则乐于奉献，区别在于周秉义的奉献是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周炳昆则是普通人的担当和奉献。三兄妹的性格差异性就在这里。《人世间》描写文革的可贵性就在于将这个时代的人际交往、发展包括阶级特点描写的非常典型。

《人世间》对于改革开放的描写是史实性的，用浸入式写法描绘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件。比如描写大国及改革时的工人的分流以及工人如何从分流的阵痛中走出来的过程；也提到周秉义如何站在一个城市发展的角度上，推动光字片改造、推动市民居住环境的变化等。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个体有时是会受到伤害、做出牺牲的，面对这样的矛盾，如何去反映就是一个历史的写作问题。比如写到周秉义的牺牲：在光字片改革中他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工友。我们从小说描写中可以看出他与工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早已超越了普通市民，他们之间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像周秉义这样因受读书影响，性格中仍保留理想主义气质的平民英雄式人物，能够把自己的利益让出这个行为具有时代因素。为人物增添了血肉，使人深受感动，这就是人世间所说的所谓“在人间烟火中彰显道义和担当”；至于“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中的“悲欢离合主要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集中在亲情友情爱情这三者上。而“情怀和热望”的重点在于周秉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干部，他确实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理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富有理想主义的高级干部。这种形象值得珍惜，因为他具有自身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这来源于我们对他成长的每一步中的坚守的了解。

梁晓声的这部作品做到了将书写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变迁中，提到了大量具体的人物命运，写出改革开放下人物的生活变化、机遇和挑战。小说家描写的改革开放肯定不能和经济学家描写的改革开放相比，小说有自身的文本表达方式。以人物形象和事件的叙事描述来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的具体的变化，被变化本身感染和打动，由此证明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巨大的，具体到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而不只是某一层面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各自有着闪光点，在历史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不曾改变。而在沧桑巨变下的不曾改变就是最大的“变”。正是这种“不变之变”构成了中国社会长久的伦理审美。

此外，他还写了另一种变化，变质中的“变”。比如周秉义与有些工友从最初的朋友变成了陌生人，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化，社会中必然会有这样的变化。最有意思的是冬梅在周秉义去世后迅速改嫁的描写，这恰恰体现出梁晓声对人性、阶级和社会的观察与理解。

这就叫做“在历史的时空下面”，历史不是提纯，而是一个真实、具体、复杂的、时空条件，它必然在各种的矛盾交织下被推动演变。而

皖派批评家



刘琼，安徽芜湖人，著名批评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好书、全国优秀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全国电视剧优秀剧目奖等奖项评委。著有《徽州道上》《花间词外》《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格桑花姿态势势》等。曾获人民日报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散人文奖、汪曾祺文学奖、雨花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当代作家评论》评论奖等多种奖项。

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下，像周秉昆这样能够保持住好的品德，才是让大家觉得格外敬佩的地方。这也是作家写作的价值所在，作家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发现和分析人物身上具有光泽的东西，并将表现出来。优秀的作家一定能看到人物身上矛盾的点，明白怎样处理矛盾，以及矛盾最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不同时空下发生的矛盾是不一样的，因此具体的矛盾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下发生。而处理矛盾的方式不同也体现出不同人群的差别性，这是对一个作家很大的考验。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作家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一定要有历史时空感。将人物安放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符合时空的规律运行，而不是简单的拼贴。用自己对社会的特定了解去描写才能让人物在既定的时空下活着，许多历史小说的信息的来源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价值，和看其他资料的感受是不同的。

我们通过这样有价值的书写来丰富或修正对过去的一些认识，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我们阅读《人世间》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周秉义处理城市发展矛盾时，我们也确实补充了很多当时经济运行的知识空白。而这种写作本身也是为这样的历史知识做了记录。阅读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所有的阅读点燃的都是人的精神火焰，使人的生活与更广阔的远方联系在一起。脚能走的路是有限的，能走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阅读或写作带给你的记忆能帮人获得更辽阔的时空。

（田珂瑜、张斌甲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